

## 第八回 鐵念三激怒誅淫婦

自古奸難下手，易因淫婦來偷。見人得意便來兜，倒把巧言相誘。

含笑秋波頻轉，幾番欲去回留。對人便整玉搔頭，都是偷郎情竇。

且說東陽縣中一人姓崔，名喚福來，年已五十，家中獨自過活。其年浙江發去老弱民兵，招募選補。崔福來聞知這個消息，一肩兒挑了家私，竟到杭城投下旅店，到營中打聽。報了花名，試了氣力，免不得衙門使費了些長例，收錄在營。操三歇五，做了個長官，倒也一身快活。

有一個同伍夥伴喚名沈成，排行念三，祇因面貌鐵黑，人呼他為鐵念三。與崔福來賃下一間平房，二人同住。崔福來為人本分，鐵念三為人性直，兩個人倒也志同道合，倒合得來。自古知性可以同居，恰好衙門上宿，輪流每人五夜，正好晚上家中更番看管。

一日，鐵念三往街坊行走，見兩個媒婆在那裏說，這般標致的女人，祇要五兩銀子，偏生一時沒處尋人。念三聽見，說：「二位，為何標致女子價錢這般賤省。」媒婆道：「祇因家主公偷上了，主母吃醋，要瞞主人賣他。祇要一個主兒受領，便再少些，也是肯的。若明日主人一回，就賣不成了。」念三道：「女人多少年紀了？」媒婆道：「實二十五歲了。長官若用得著，倒有些衣服陪嫁，白送一個女人與你。」念三道：「我倒還未。我有一個哥哥也是行伍中人，他年紀四十多歲，也遲不去了。待我同你去與他一講，待他成了，也是一樁美事。」即時同了媒婆竟到家中。見福來，將前後事說了一遍。福來歡喜，慌忙取出五兩銀子遞與念三，道：「你去與我成就便了。」念三即同媒婆去，不多時，祇見一乘轎子，已到門前。念三道：「人已到了，快穿衣服起來，待他好下轎。」念三登時買了香燭紙馬，二人將就燒陌紙兒。又擺著酒，三個人坐在一處而吃。新娘子實然標致，祇是雙足大些，這也不足論了。新娘喚名香娘，看丈夫又老了些，也祇得無不隨緣罷了。到晚來，沈成便去上宿，代崔老在家成親。拴上大門，夫妻上床，也不做腔調，直竟困了。香姐老於世事，竟不在心上，任他舞弄了一番，雙雙睡去。

到次早起來，祇見念三已回在門外，恐叩門驚他困頭，故此不響。福來見了，甚不過意，心下想道：「有了這個東西，便要分個南北了。」與兄弟講道：「教你如此，我心何安。不如待我另尋一間房屋居住，你也好尋個妻室安身，意下如何？」念三便想，必是新婦主意，不可強他，回道：「甚好。」到了午後，福來尋了一間平屋，倒有兩進，門前好做坐起，後邊安歇。又有一間小披做廚房。祇要一兩二錢一年。回來與兄弟說了，二人稱了房錢，竟至新房一看。念三說：「緣何在空地中！兩邊鄰舍俱無，恐有小人。」福來笑道：「穿的在身上，吃的在肚裏，怕他偷我何物？」念三說：「嫂嫂有幾件好衣服。」福來說：「他是不時穿著，自會收藏。沒鄰舍，先省了酒水。」念三說：「也罷，你的主意定了，說他怎的。」尋了房主，交了房錢。到晚，念三相幫他挑桌兒板凳，一齊完了。接香姐過了新屋，燒陌紙錢，請著房主。吃完散訖，念三也作別了。

福來夫妻兩個收拾殘餚，在後邊屋下坐了，喝一杯兒。原來這老崔人雖半百，性格風騷。見香姐有七八分人物，三分喬扮，還有十分騷處，故此實是愛他。況又是新婚燕爾，正在熱頭地裏。兩下一邊吃著酒，一邊便摸摸索索。香姐發幾分騷興起來。福來把他一看，星眸含俏，雲鬢籠情，攙住香腮，他便了香姐送。福來禁不住春情，起身扯褲。香姐自己忙解衣服，上床分股。福來極盡綢繆，香姐十分情動，把腰股亂擺，雙足齊勾。老崔留不住，數點菩提，盡傾入紅蓮兩瓣。夫妻二人穿衣服下床，淨了手腳，收拾碗盞完了，方纔脫衣而睡。

過了幾日，不期又該上宿。與香姐云：「我去上宿，到五更盡則到家矣。你可早睡，叩門方開。」香姐收拾睡了。祇是五更老崔叩著後門，香姐披衣開了。老崔說：「失陪你了。」兩人脫衣而睡。老崔說：「你獨自一個，可睡得著？」香姐道：「獨自一個，沒甚思量，倒好睡哩。」老崔道：「根據你這般說，如今兩人同困，便有思量了。」香姐笑道：「問你個說得不好。」便扒在老崔身上，套將起來。老崔道：「我倒不知有這般妙趣。」香姐道：「春意上面的叫做倒插蠟燭。」把崔老亂墩，亂套。香姐倒先丟了，便扒下來。兩個睡了。祇因香姐太淫，後來老崔力竭，實來不得。輪上宿，直到開了大門纔回。香姐問他，「祇因官府不許早回，故此來遲。」香姐好生悶悶。

一日，老崔在場上挑柴去賣，適值鐵念三來尋哥哥講話。香姐道：「他沒甚麼做，往江頭挑擔柴去賣，賺得幾分銀子也是好的。」念三道：「自古道：家有千貫，不如日進分文。這是做人家法兒。」香姐說：「叔叔可曾有親事麼？」念三道：「想我行伍中，一年之內，這上宿是半年，不必說起。常是點著出汛，或是調去守地方，或是隨征賊寇，幾年不在家內，叫妻兒怎麼過活。或是那好的，寄些銀子回來與他盤費，守著丈夫便好。有那等不三不四的，尋起漢子來，非惟貼著人，連人也逃了去。我在外邊，那裏知他心下的事。」香姐說：「這般防疑，終身沒個人兒伴你。」念三說：「極不難。我那營中，常有出汛的，出征的，竟有把妻子典與人用。或半年，或一載，或幾月，憑你幾時。還有出外去，對敵不過那話兒了，白白得他的妻子盡多。」香姐說道：「這倒好。祇是原夫取贖去了，兩下畢竟還有藕絲不斷之意，奈何？」念三說：「畢竟有心，預先約了，何待把人知之。」道：「嫂嫂，我去了，明日再來。」香姐說：「請吃茶去。」念三說：「明日來罷。」竟自去了。

香姐想道：「看這黑蠻子不出，倒要想白白得人妻子。若前日不移開，畢竟他也難分黑白了。」又想道：「我丈夫已是告消乏的了。便和這黑蠻來消消白晝，倒也好。」想道：「有計了。有的是金華酒在此，待他明日來，我學一出潘金蓮調叔的戲文，看看何妨。」又想道：「這黑漢子，要像武二那般做作起來，怎生像樣。」又想一下道：「差了，那是親嫂嫂，做出來兩下都要問死罪的。為怕死，假道學的。我與他有何掛礙，有何妨！」又笑道：「潘金蓮有一句曲兒，甚是合題：『任他鐵漢也魂銷，終落圈套。』」

到了次日，老崔又去挑柴賣。這香姐煮了一塊大肉，擺下些豆腐乾之類，都是金華土產，等著念三。不期起一陣大風，有詩為證：

善聚亭前草，能開水上萍。  
動簾深有意，滅燭太無情。  
入寺傳鐘響，高樓送鼓聲。  
繡裙輕揭起，僧帽落尿坑。

風過處，那雲一陣堆將起來。香姐看了一看，笑一聲道：「天都要雲雨起來，而況我乎。」有風雨欲來，極說得好：

環閣皆山，入村有徑。闌風伏雨，徒吟杜甫之詩；石執峰文，酷尚米顛之筆。頓而花枝變幻，紫綠之色盡藏。族羽翱翔，悲鳴之音不再。十葉飄如落雁，萬松響似龍吟。白晝寒空，隱隱村人歸去；青蕪際海，濛濛潮水推來。窗簾吹開，沾書溫案。圓扇撼動，擺柳搖花。湖頭且罷垂綸，樓上應無吹笛。漁人釣艇，繫於蘆葦叢中，牧子牛衣，避在豆棚陰裏。蟬琴淒斷，蛛網摧殘。堂坳之莽為舟，行瓦之檐飛瀑。如逢春月，可以溫絲。及我公田，何殊兩菜。二嶠可避，五松就封。襄王正坐披襟，神女猶能行暮。斜陽蔽樹，桑榆忽爾無光；白雲在天，丘陵因而不可見。豈惟足淨塵埃，且復頓消殘暑。

正在油然作雲、沛然下雨之際，鐵念三忙忙而來。香姐見了，滿面堆下笑來，道：「略遲一步，便著雨了。」念三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那雨來得快，一聲響處，如瀉銀河，落一個傾盆不住。香姐道：「叔叔，外邊雨打進來，裏面來坐。」念三進到後邊，祇見壁上掛一柄刀。念三除下一看，道：「好刀。」香姐說：「掛在此防賊的。」念三道：「正是。」回頭見桌上擺著物件，念三說：「嫂嫂打點做夜宵了麼？」香姐說：「昨日因叔叔不曾吃得茶去，你約今日又來，故此是我備在此間，等你來當茶的。」念二道：「何須嫂嫂這般費心。」便坐下了道：「哥哥不知在那裏著雨了。」香姐道：「今日他正該上宿。晴也不回，而況這般大雨。」念三道：「我倒忘了。早知他上宿，我再遲一日，就見他了，何必趕來。遇了這般大雨，怎生回去。」香姐道：「雨落天留客，正好吃酒吃醉了，就在此睡了，何必憂他。」念三道：「怎好打攪嫂嫂。」香姐說：「原是一家人，如今倒說起客話來。」

篩了酒，勸念三吃，一連吃了六七杯，兩下裏都有些酒意了。香姐說：「叔叔昨日說的典婦人一事，我到在心，與你尋下一個了，他竟不要你破費半厘。」念三說：「多承嫂嫂留意。那裏有個不要銀子的婦人，敢是個醜兒。」香姐說：「比著我好得多哩。」念三笑道：「像得嫂嫂已有二十四分，還好如嫂嫂高些，便是西施了。望嫂嫂指引我看看。」香姐道：「這樣性急，怎好去得？你且吃酒，後生家說了，便這般高興。」念三說：「我被嫂嫂說得心熱起來。」香姐道：「看你蠻子，好上鉤的。說得幾句，便動起火來。」道：「叔叔多吃幾杯，有這酒興，與你完就麼。」念三祇說真個，一連又吃了幾杯。那雨一發大了，天又黑將下來。說：「嫂嫂，天晚了，怎好？」香姐說：「夜深些，方好與你去。終不然，偷婦人，可是青天白日做的？」念三說：「這雨不住點奈何？」香姐說：「不妨，少不得有住的時節。」祇顧笑嘻嘻哄那念三，弄得念三存坐不安。欲待要回，香姐說沒有雨傘，欲要一睏，又無所在，就靠在桌上。香姐撫了背脊道：「這床上不睡，靠在這裏，豈不冷了成病！」念三道：「嫂嫂的床，我怎生睡！」香姐道：「沒人在此，便把你睡一次兒也不妨。」念三見說沒人在此四個字，起了他一點念頭，方纔哪有個婦人！明是個假的了。待我再挑一句，看他怎生答我，便知他心事了。道：「嫂嫂，你許了我那人，又教我睡在這裏，莫非哄我！」香姐說：「不教你落空便了。十分去不得，賠也賠你一個。」念三笑道：「若是賠我一個，祇是嫂嫂。難道嫂嫂肯賠？」香姐說：「我也賠得你。」鐵念三大喜，近前抱住，去亂扯他褲子。香姐說：「待我自解。」去了裙褲在床裏。念三扯下自己褲子，挺著身子就弄。何見得：

武士單矛，直入貔貅之帳，騷人閣筆，裁成雲雨文章。這黑蠻似鐵羅漢投齋，何曾歇口；那騷貨如粉骷髏弄陣，慣會長槍。津津舌送過來，留而不返；洋洋水入出去，難似遮藏。楊柳腰不住的無風舞擺。秋波眼頻頻轉含俏窺郎。你看雪白一個婦人，乘著一個烏黑漢子，比似：

玉簪斜插鬢雲旁，一點烏雲映日光。  
烏中鶴髮年高士，黑筆淋漓畫粉牆。  
薛仁貴坐烏椎馬，硯臺跌下石灰缸。  
白扇素羅畫黑竹，月裏嫦娥嫁灶王。

一番大戰，須臾罷手。念三歡喜，叫道：「好嫂嫂，快活死我也。」香姐道：「好叔叔，真好手段也。」兩個走來，俱淨了手腳，閉好門兒，重行坐在一條凳上，摟了吃酒。笑笑說說，調得火熱，把念三做了個親老公一般看待。收拾物件，二人脫衣而睡。不免復陣。

次日念三見兩住，道：「我且去，晚上我拿酒來請你。」開了後門去了。香姐想著道：「念三面貌雖黑，原來此物這般雄偉，火一般熱的，又且耐久，早知嫁了他，倒是一生快活。如今弄得濕手惹乾麵，怎得潔淨？且住，少不得做個法兒，定要與念三做了夫妻，方稱我心。」

正在存想間，老崔回了，道：「昨晚兩大，我記念你獨自個困，必然害怕。」香姐說：「我倒涼快得緊，一夜直睡到天亮。竟不怕。」老崔說：「這般還好。」忙忙取火燒了臉湯，與娘子洗面，香姐自去梳頭。老崔煮飯。香姐打扮得十分俏麗，叫老崔去外邊買幾枝茉莉花來。老崔說：「你這般標致了，再戴茉莉，是錦上添花了。十分打扮得嬌美，有人要看你想你。」香姐說：「我尋個二老幫助你，省得你這般強支撐。」老崔說：「若得如此方好，不然我要改名字了。」香姐道：「改甚麼名字？」崔福來道：「改作崔命去了。」香姐笑了一聲道：「崔得你的命去，我方好去嫁人。」老崔說：「仔細打聽，不要嫁的與我一般。」香姐說：「此事那裏打聽，必須面試方知。那些膽怯的，必然不敢上陣。」老崔說：「畢竟還說出自家本相來了。」

正說間，賣花聲近。香姐買了兩枝，道：「你要花戴麼？」老崔笑道：「好花不上老人頭。若戴了，便不成詩意了。」香姐說：「那逢花插一枝，這也不拘老少。」老崔說：「你的好心，祇取一朵兒香香便了。」又笑道：「你不要又說出臨老人花叢來，不然不敢領命。」閑話之間，飯也熟了，夫妻兩個用過。老崔說：「我去做生意，明早方回，你無事困困消遣罷。」說聲去了。

香姐一心祇望著念三；走來走去，在那裏間想。祇聽得一聲「賣水哩」，香姐聽見，道：「又奇了，這般大雨，緣何賣水哩。」不免叫住他，問他緣故：「賣水的老人家，你賣的是甚麼水？」那賣水的把眼一看，歇下水擔，道：「小娘子，你不知道這水：

不從地長，卻自天來。難消白日如年，能了黃昏幾個。及時始降，農歡舉趾之晨。連月累日累夜，隨接隨來。消受積多，既取之而無禁；封題已固，亦用之而不窮。亦如積穀防飢，不減兒孫暴富。明月入懷，破尚書之睡夢；清風生翼，佐學士之談鋒。一盞可消病骨，七碗頓自生風。

香姐乃大人家出身，慣用梅水的，與三十文錢：「買了你這一擔，待用完了，再問你買。」那老人家見他在行，挑進門來。香姐把淨壇藏了，道：「老人家，你高姓？」賣水的道：「我姓何，名禮，人皆稱我老何。」道：「娘子，幾時再挑來與你？」香姐道：「過幾時，你來問一聲便了。」何禮取了錢，竟去了。香姐取了梅水煎起茶來，果然可口，正是：

吹雲潑雪，視之尚可除煩。  
滴露流香，嗅之已能脫骨。

一連吃了三碗，放下道：「虧殺這幾碗茶兒，纔把我心中之火，挫下些去。」睡了一會，起來一看，天色傍晚光景。

念三忽到，手裏拿了些酒果餠餅。香姐說：「為何不早來？令我望這一日。」念三說：「我的鄰家央我幹事，原說過晚上來的。」慌忙擺出物件，都是現成熟的。那二人並坐，笑嘻嘻三杯兩盞，你愛我憐。念三祇聞得花香，更覺助情。香姐說：「當初你到我家，我祇說是你娶我，到晚來換了老崔。如今試起本事，他竟沒帳了。怎生得與你做了夫妻，方中我意？」念三說：「如今來了五夜，哥哥去了五夜。哥去得我又來，你倒夜夜不空。我與你若做夫妻，到祇得半月在家了。」香姐說：「那老頭兒不在床中倒好，厭答答，來又來不得，倒弄得動人乾火，倒不喜他。」念三說：「譬如我昨日不與你相好也罷了。」香姐說：「人是知足的，得隴望蜀，那肯心厭。」念三說：「明日教他買些春方藥，弄弄便是。」香姐說：「你不知道那春方藥，是本質好的越好，本質不如意，藥便不如意。與世上為人一般，祇扶起，不扶倒的。」念三笑道：「你緣何知道？」香姐說：「我那主人不濟，見了我，正待行事，那物軟了。後邊又買了藥兒一弄，剛剛抽到二千，便完事。」念三說：「你祇為癢得緊，故此想弄，何不燒些熱湯，泡洗他一泡洗？」香姐笑道：「有支吳歌兒，單指熱湯泡洗此物：

姐兒介星癢來沒藥醫，跑過東來跑過西，

要介弗要燒構熱湯來豁豁，熱湯祇豁得外頭皮。念三笑了道：「我與你猜一杯，不可吃這悶酒。」被香姐贏了一拳，道：「猜拳也有一個吳歌：「郎和姐來把拳猜，郎問嬌娘有幾個來。祇得郎一個，若還兩個你先開。」

念三大喜，把香姐親個嘴道：「騷肉兒，我與你兩人如此，也有一支歌兒麼？」香姐說：「有：

古人說話不中聽，哪有一個嬌娘生許嫁一個人。若得武則天，世人那敢捉奸情。」

念三聽罷道：「真癢得有趣。」也等不得到晚，忙忙把他推倒。香姐急忙解開裙帶。念三那物如鐵，弄將起來。那香姐做出萬千情態，念三被他哄得意亂魂迷，把他那半大腳兒搭上肩頭直聳，那水兒一陣陣流將出來。香姐叫道：「心肝來了。」念三道：「我還未完。」香姐道：「待我脫了衣服再弄。」念三走起。香姐淨了手腳，收拾閉門，脫衣上床。念三未曾完事，重整戈矛，再三急殺。香姐之興又高，任念三搗弄，果然暢心。直至三更，方纔住手。次早遁去。自此五日一來，五日一去，再也不遇一人。直至仲冬之際，天色大冷。

一日，正遇老崔上宿，念三與香姐睡至三更天氣。香姐醒來，念三猶然夢裏。他興高騷發。捻念三之物一把，火熱而堅，道：「果是妙人。」遂扒上念三之身，做一個陰覆陽套了一會，念三醒了，道：「癢否？」香姐道：「正在癢處。」念三把他翻下身，著實抽送，弄得香姐正在魂迷之際，聽得叩大門響。二人吃了一驚，香姐問道：「是誰？」福來道：「是我。」二人吃一大驚，香姐道：「你可拿一床被裹了，坐在灶下去，不可做聲。」

香姐披衣而出，開了大門，道：「為何半夜三更，來擾我睡！」言罷，竟脫衣上床，把被四周塞緊睡了。老崔說：「城上風冷得緊，身上如火燒一般，特特回來望你，與我被中略溫一溫兒。」香姐道：「我被裏也冷，休要指望，快快上城去。」老崔道：「今夜都司看城，將次來了，恐點不到，明日又要打。沒奈何，夫妻之情虧你下得。」香姐說：「甚麼夫妻，現世報的夫妻！我是花枝般一個人，嫁你柴根樣一個老子，還虧你說夫妻之情。」老崔無言，又一會道：「你既不肯把我到被中來睡，火取一個，與烘一烘。」那香姐恐他著了火去點起燈來，照見念三如何是好，便一骨碌暗中扒上床來，往那盛梅水壇中兜出一碗水，往爐中一澆。那一缸旺火通澆隱了。老崔見了，嘆一口氣出門去了。

香姐隨出，把門拴上，叫出念三道：「心肝，你不要凍壞了。」念三為人直氣的，聽見香姐如此薄情，好生忿恨，故不應他。上床睡了，道：「你既不與他睡，那一缸火是現成的，為何澆隱了？」香姐說：「那是我怕他有了火，點起燈來暖酒吃，一時間被他看見，故此澆隱的。」念三道：「這也罷了，祇是這情分太薄，你日後怎麼與他好得到老。」香姐說：「到老！我如今主意已定的了。前日老鼠藥我已買了，不在明朝，定在後日，結果了他，我便要嫁你了。怎麼還說個到老！」念三道：「此事祇好取笑。那毒藥謀死親夫，要問剛罪的。」香姐說：「我祇和你說，再有何人知道！把他一把火燒了，就完事，誰來剛我。」念三道：「祇怕上天不肯饒你。」香姐說：「我祇為你謀死他，怎生你倒話不投機起來。」

念三心下細想道：「看此淫婦果然要謀死哥哥了。那夥伴中知道體訪出來，知我和他有好，雙雙問成死罪了。不必言矣。就是不知道，淫婦斷要隨我。那時稍不如意，如哥哥樣子一般待我，我鐵念三可是受得氣的！必然不是好開交了。我想不過這五兩銀子討的，值得甚麼！不如殺了淫婦，大家除了一害，又救了哥一命，有何不好。」

正在躊躇之際，香姐祇想那樣文章，去把他那物摸弄。激得念三往床下一跳，取了壁上掛的刀，一把頭髮，扯到床沿，照著脖下一刀，頭已斷了。丟在地下，穿好衣服，開了大門竟自去了。

念三走在路上，想道：「一時在氣頭上，把他殺了，叫哥哥把甚麼收殮他。也罷，我曾積下幾兩銀子在家，拿一半去，祇說我告假往外府公幹，放在家恐被人取去，寄在嫂嫂處。他回家見妻子殺了，沒有銀子使用，自然救急。這是暗中幫他一臂之力。」卻早到他自己門首。

有一個人見他問道：「你有差了，著你往溫州押解火藥。即刻便要起程。」念三見了票子，道：「知道了。」開了鎖推門進去，取一包銀子，恰好六兩，稱為兩處，流水取出一包。鎖上大門，竟到城中。尋見福來道：「哥，今日兄弟差往溫州一行。」竟往補貼中取出票子，與福來一看。福來道：「即日就要起身？」福來道：「同你到家，叫嫂嫂安排些小菜，與你送行。」念三道：「這不消哥哥費心。兄弟日長積攢得三兩銀子在此，放在家中恐被人竊取了去，寄在嫂嫂處，若哥要用，竟自用罷。我今歸家梳洗了就去，不得向哥嫂處別了，恕罪罷。」竟自去了。老崔道：「不想兄弟如此好心。把這銀子說要用，竟自用了，好人。」

且說是日，那賣水的何禮，挑了一擔水，叫：「賣雪水哩。」不見香姐喚他，想道：「不曾用完。」向門首走過。見大門開的，把水歇下道：「往後邊去叫一聲。」走到二進，恰好床邊，正開口叫大娘子，腳下踏著香姐的頭，一滑一跤，跌做血人。連連走起一看，見床上一個沒頭婦人，驚得一跳，往外挑水便走。一起人走來，見何禮一身鮮血，喝道：「慢走，你為何上身鮮血？」兩個人竟往崔家這去看，見殺死一個婦人在床，一開叫起地方「殺人！」一時間，走攏幾百人來，都說是何禮所殺。何禮有口難分。

老崔一徑回來，見門首許多人，忙跑到門首。眾人說：「你妻子被賣水的何禮殺了。」福來呆了，走近床前，果見屍首異處。便哭起來道：「是了，我昨夜回來取火，把大門不曾開去。今朝賣水的看見門是開的，走至床前，見我妻子睡著，要去奸他。我妻子不肯，算來認得你是賣水的的老何，恐我妻叫起來，見我壁上掛的利刀殺了是實。」眾人道：「是了，是你不須與他說，扯他到府哩，與太爺問便了。」一夥人同著何禮去了。福來去央著房主人家內，幾個人看守死屍，自己拖到府衙。

恰好太爺在坐。眾人將前情一稟，大爺叫何禮上去，說：「這好是真的了？」何禮說：「太爺，實是先殺死在地下，小人走進裏邊見的。」太爺說：「胡說！你賣水是高聲叫的，怎生要走到裏邊！你走到裏邊，就懷奸了，與我夾起來。」何禮叫道：「太爺可憐，若是小人一身，這般苦命，死也罷了。家中尚有七十五歲母親，小人一日不賺錢，則二人無食。今小人屈屈招了不打緊，可憐母親在家，定然餓死。祇求太爺天恩。況小人是個至賤愚人，那奸字自也差了，怎生人肯！求太爺詳情。」太爺道：「且放了夾棍。」叫崔福來：「你妻子日常有外情麼？」福來道：「太爺在上，若論小人的妻子，滿杭州城裏算來，是算一個貞潔的。」太爺道：「怎見得？」福來道：「不要說別的，祇小人昨夜歸去，要與如此，他執意不肯。小人說謊，天地不容。」太爺道：「親夫不肯，必有了奸夫了，看來此人說話是個匹夫。」道：「把何禮收監。眾人且出去，待後再審。那婦人屍首崔福來自收殮，不得干涉地方。」眾人謝太爺出來。

老崔歸家，把念三銀子買了棺材，央人抬至萬松嶺上寄了。家中免不得打掃一番，設立個靈位兒供著。福來早晚哭哭啼啼，好生愁悶。

且說念三溫州已回，夥伴中與他說知崔家之事，假意嘆息一番，不免往崔家插支燭兒。折了一錢銀子，往崔家而來。見過了哥哥，往靈前作幾個揖：「何禮這廝可惡，這番審對，待我執證他。」說罷，祇見靈前一聲響，驚得念三仆倒，罵道：「好負心賊子！就是我不與丈夫來睡，也是為你這賊子；不與火，也為你這賊子。你倒把我殺死！怎生害那賣水的窮人母子二命！」祇見街坊上鬧哄了幾百人，那一班地方道：「是他殺的無疑矣，把他拿去見官。」扯起念三身子。念三猶在夢中，並不知這番說話，尚自抵賴。眾人不分說，扯到府中。等太爺昇堂，眾人將前情稟上，太爺道：「這個人自然是個兇人形狀。」道：「取出何禮來，放了。」念三猶自抵賴。何禮跪在地下，見念三賴，何禮上前把念三一認道：「大爺，小人認得了。他常在崔家往來。」念三說：「你眼花了，敢不是我。」何禮道：「別人的面貌或認差池，你這黑臉怎認差了。前番雪水銅錢，還是你領我到自己家中付我的。怎生差了！」念三閉口無言。福來道：「你這般巧掩飾。你殺了我妻子，還要賴是何禮，忒心狠些！」太爺吩咐打了四十，上了枷鎖。將家中物件，俱付崔福來抵作燒埋，秋後取決便了。

何禮得了命，歸家見了母親，悉道其詳：「若不是崔娘子顯靈，險些兒害了性命。」母子二人都道：「願崔娘子轉男身，早昇蓮界。」何禮道：「同母親往靈前拜他。」

且說崔福來取了念三的零碎，回到家中。向妻子靈前道：「人說，為人變了生性就要死的。七月裏叫我帶花的生性，到那晚待我的生性，大不同了，果然就死了。你今放靈感些，轉世為人。這生性再不要改纔是。我在大爺面前，說你第一個貞潔婦女，那牌匾打點送來，又跳出這個送死的來，又失了節，把名頭又壞了。」祇見老崔正在那裏禱鬼，一個鄰舍取笑他道：「鬼來了。」福來大驚，跑出門外。祇見何禮母子，要到靈前拜禱福來道：「活鬼出現了，不可進去。」何禮道：「不妨。」福來害怕，何禮道：「你這般害怕，不若我母子移來伴你可好麼？」福來大喜道：「你快來，我們三口兒渾著過日，報你前番這般受苦。」何禮道：「當時受得苦中苦，今日方為人上人。」果然何禮把小小家私移在崔家同住。住過了幾年，鐵念三斬於南曹。細觀此回，淫婦狠心，已遭荼毒。念三移禍於何禮，畢竟皇天有眼，使陰魂說出，致念三不成漏網。世人當慎行謹身，方成君子。

總評：

香姐不親夫而親異姓之叔，固所當誅。念三既盜嫂而終殺其身，希圖漏網，駕禍於何禮。自非怨鬼顯靈，則何氏母子覆盆之冤，無由自白矣。卒之念三殺諸市曹，誠報應不爽矣。

[返回 >> 歡喜冤家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